

廣東歷代詩僧簡介（二）

慧光居士

德清

明代詩僧，首推德清，卽憨山祖師，有真身在韶關南華寺。

全椒蔡氏子，十二歲辭親入報恩寺，十九歲祝髮於無極和尚。從雲谷會公縛茅於天界寺，發憤參究。偕妙峯登公結冬蒲坂，遊五臺山，慈聖皇太后爲建祈儲道場，時在萬曆。（年譜云廿八歲遊五臺，至北臺見有憨山，因問其山何在，僧指之，果奇秀，默取爲號。年卅八，蹈東海之上，始易號憨山。）旋遠遁東海之牢山，（又名勞山，在山東卽墨。）賜額曰海印，住山十二年，方便說法。而黃冠以侵道院，飛章誣奏，詔獄遣戍，編伍於粵之雷州。粵人構臺於壁壘間說法。戍居五年，乃移錫曹溪。久之，返廬山五乳峯，居四年，復往曹溪。熹宗天啓三年示寂，世壽七十八歲。天啓五年，侍者福善奉龕於五乳峯下。崇禎十六年九月復奉移曹溪南華寺中。所著有楞伽筆記，華嚴綱要，楞嚴懸鏡，法華擊節，楞伽法華通議，起信論，唯識解觀，老莊影響論，道德經解，大學中庸直指，春秋左傳心法，夢遊集。錢謙益爲憨山弟子，有憨山大師盧山五乳峯塔銘。

年譜：廿七歲銘其鉢曰輕萬鍾之具，銘其衲曰輕天下之具，乃爲之銘：

爾委我以形。我託爾以心。然一身固因之而足。萬物實以之而輕。方將曳長風之袖。披白雲之襟。其舉也若鴻鵠之翼。其逸也若潛龍之鱗。逍遙宇宙。去住山林。又奚衒夫朱紫之

渡孟津見武王觀兵處：
麗。唯取夫霜雪之所不能侵。

片石荒碑倚岸頭。當年曾此合諸侯。王綱直使同天地。應共黃河不斷流。

過夷齊叩馬處：

棄國遺榮意已深。空餘古廟柏森森。首陽山色清如許。猶是當年叩馬心。

遊鼎湖，謂不久當有至人於此開創，至棲壑開法，其言果驗。詩云：

蓮花瓣瓣湧滄溟。寶殿高寒傍七星。白晝雲封無犬吠。夜深說法有龍聽。

詠懷園中作：

大塊總微塵。滄溟一滴水。茫茫宇宙間。代謝無停止。達人縱大觀。上下千萬紀。歷覽在目前。賢愚可屈指。美惡不足稱。是非安可擬。仲尼重知命。老聃貴忘己。惟我大雄尊。超然出生死。世界等浮漚。身心類塵滓。幻化祇如斯。榮辱何憂喜。顛倒任空華。吾視此而已。

六詠詩一詠心，二詠無常，三詠苦，四詠空，五詠無我，六詠生死，錄之如下：

金翅鳥命終。骨肉盡消散。惟有心不化。圓明光燦爛。龍王取爲珠。照破諸黑暗。轉輪得如意。能救一切難。如何在人中。日用而不見。
法性本無常。亦不墮諸數。譬彼空中雲。當體卽常住。聖凡皆過客。去來無二路。是生不是生。非新亦非故。智眼明見

人。此外何所慕。

夢入大火聚。怕怖多惶惶。正當苦惱時。滴水便清涼。水盡火復然。念慕何慨慷。及至醒眼觀。向者誰悲傷。

須彌橫太虛。大地浮香海。六塵蔽性天。四大遍法界。劫火洞然時。此箇懷不壞。何必待燒盡。然後無障礙。

一水作衆味。酸鹹苦辣具。以本淡然故。而能成衆事。若實不隨者。安肯隨他去。唯有不隨者。唯能識此趣。

生死不流轉。流轉非生死。若實不流轉。生死無窮已。諦觀流轉性。流轉當不止。不見流轉心。是真出生死。

懷淨土四首：

嗟哉堪忍土。多慮而爲人。憂來百念結。綑繆役其形。衆苦集微軀。臭腐搏青蠅。慣慣不自知。營營竟朝昏。明潔日以虧。汨沒疲精神。安能滌情垢。一旦返而真。長揖大火宅。

從此謝囂塵。逍遙清淨土。其樂方無垠。

我聞至西極。有國名極樂。妙嚴飾宮殿。寶網珠絲絡。天人普集會。光明相映奪。園林敷雜花。空中散天樂。蓮開八德池。香浮七寶閣。微風吹簷端。雲間響金鐸。衆鳥相和鳴，法音恣喧說。凡情一經耳。衆苦當下脫。

極樂本非遙。駕言十萬億。但能一念淨。觸目現前是。蓮花生游泥。清涼發焰熾。瓦礫等瓊瑤。寶林出荆刺。念結阻山河。想消破幽滯。險道登坦途。情根證初地。誰知微物中。淨穢苦樂具。試觀空中花。起滅了無際。

苦因憎愛生。樂從清淨得。譬如夢中人。貴賤匪外覓。情想本無端。苦樂非預設。瞻彼晴空雲。倏忽多變滅。愚者執爲眞。逐境勞欣蹙。達人貴朗照。了罔浮陳習。一悟永不迷。

二觀詩一觀身，二觀心：

是身如水泡。乍現亦不久。癡兒以爲珠。取之不盈手。況復於此中。多貪爲罪藪。唯在智眼觀。畢竟何所有。

此心本無形。視之不可見。起滅了無端。迅若空中電。妄想逐塵勞。渴鹿奔陽焰。堪嗟今古人。都壓良爲賤。

示念佛云：

念佛本爲超生死。先須要識生死心。癡愛便是生死根。不拔其根難解脫。癡愛即是念佛心。卽將念佛斷癡愛。癡愛若能念念斷。心心彌陀全身現。卽此便是真精進。不可一念暫忘却。淨土就在淨心中。不得向外別尋覓。

陳顥菴先生有讀憨山詩絕句三首，其一云：八百諸侯孟津路。一坡薇蕨首陽風。悠悠千古興亡事。倘遇高禪法眼空。其二云：法身歸宿嶺頭雲。巨筆終煩弟子親。五十餘年夢遊集。棲棲碧海又紅塵。其三云：大師曾有鼎湖吟。瓣瓣蓮花滿地金。深夜得詩如說法。神龍偷聽上方音。陳先生考得憨山書記通岸爲光孝寺僧、工詩、有棲雲庵集，明詩綜曾錄其詩。又法嗣超逸與通炯均有詩，見光孝寺志云。

牧原

牧原，興寧人，俗姓何，萬曆舉人。初出家名覺從，號知非，又號雷山、或稱訥堂。母劉氏，方娠，夢鳳來庭，射得之，牧原生，左足微損，因名南鳳。性穎異，十五食餼，即落髮逃禪。父心吾苦留之，乃還俗，領鄉薦。會試燕京，遇黃山普門禪師，談論相契，遂決意出家。遊齊魯吳越，訪名流禪盟詞社，遍相印證。嘗居平遠文殊寺，龍川石嶺寺，羅浮祥雲寺，蕭巖同峯寺，及汀州杭州諸古刹。晚棲豫章之普濟寺。其徒迎歸興寧，辛卯六月六日沐浴更衣，端坐而逝。有語錄詩文一卷曰訥堂餘稿，鄉人羅香林教授編入興寧先賢叢書行世。其爲已歌：

彼丈夫兮我丈夫。何須相拜苦頭顱。茅堂草榻堪棲息。大廈高樓焉用圖。有閒錢。當作福。募化他人空勞碌。空齋靜坐可參禪。那定要鐘鼓誼填。名香寶燭。佛是教人覺。僧是教人和。除貪就是修多羅。汝何爲迷着色相。爭競奔波。東土千衆。長篇短篇。相似今日大棍亂打人。惡口亂罵人。問你度得幾個。脫妄歸真。休誇成佛成祖。且將什麼報君親。孝

弟忠信。禮義廉恥。八者不存。莫問玄旨。古來勤儉是良圖。

。三教聖人皆爲己。

出家歌：

歎衆生。根器殊。明珠容易沒泥塗。煩惱熾盛。覺樹焦枯。
愛河淹溺有誰扶。生前榮耀。死後盡歸無。有智人。早覲破
。喪休弔。得毋賀。浮雲片片空中過。殺他須償他。業報毫
難錯。相戀相嫌結不休。火坑地獄同時墮。不遠離。火是癡
。火坑生蓮能有幾。超然高蹈。世外求師。爲明正眼。削髮
披緇。非覽勝以爲樂。非立異以爲奇。非慕長生而不老。非
貪人福而自怡。只一句。生何來兮死何去。徹底未明。現前
無據。三千律儀。是盲兒柱杖。一大藏教。都成夢中語。因
此上。廢寢忘餐。窮思極慮。已拚了死灰不燃。誰知道。心
堅石穿。如貧得寶。似渴逢泉。毫端世界廣無邊。觀音勢至
文殊普賢。始信得與佛齊肩。一燈分與萬燈傳。嬉笑怒罵。
煞有機權。脫盡諸方五味禪。英靈欲到此。莫吝草鞋錢。
四獨吟：

獨行好。遲速往還惟自曉。不須待後與追前。芒鞋竹杖無煩
惱。獨住好。貧富閒忙惟自曉。不須接衆與招賢。飯蔬飲水
無煩惱。獨坐好。散亂昏沉惟自曉。不須聽板與巡香。跏趺
箕踞無煩惱。獨臥好。夢去醒來惟自曉。不須戒躁與防姪。
側身欹枕無煩惱。

陳顥菴先生讀牧原詩絕句云時北時南東又西。雲深水冷草萋萋。
行吟花落鳥啼下。何處來兮何處歸。又云山山看月山山好。身在
空明心是師。漸漸欲離文字障，蹉跎猶有認堂詩。

道獨一名宗寶，又名空隱。南海陸氏，六歲失父，隨母居近寺，
晨趨禮佛，瞻視輒移午。十四入寺習定樹下，胸次忽如擘竹，說
偈驚動長老。十六縛芳龍歸山。二十謁博山無異禪師呈頌曰
貪程不覺曉。愈求愈轉渺。相逢正是渠。才是猶顛倒。蟻子

道 獨

穿大磨。石人撫掌笑。別是活生機。不是宮商調。

博山爲更名登具。旋掩關金輪，徙黃巖，一意住山。粵中宰官請
住羅浮，開博山法門。閩人請住長慶。甲午入博山掃塔。杖錫還

天然開法訶林，獨命可侍者持送拂子，并示偈云：

祖祖相傳祇一心。青原南嶽不須分。三玄照用非他立。五位
君臣爲此陳。棒下無生凡聖絕。臨機不見有師僧。訶林重豎
風旛論。却幸吾宗代有人。

崇禎間，熊文燦督粵，與道獨相善。時海賊劉香反，文燦撫
輯九安，而流賊蜂起。十年四月召文燦總理南畿，河南、山西、
陝西、湖廣、四川、軍務。時獨已移錫廬山之黃巖。文燦師次九
江，與幕客梁朝鍾諸人同往黃巖訪道獨。師迎謂曰公誤矣。文燦
屏人問故。師曰公自度所將兵能制賊死命乎。曰不能。曰諸將有
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。曰未知何如也。曰二者既不
能當賊，上特以名使公，厚責望，一不效，誅矣。文燦却立良久
，曰撫之如何。曰吾料公必撫。然流賊非海賊比，公其慎之。後
文燦提師北上，多所招降，朝鍾憂之，致書文燦，有毋忘本師囑
之語，本師謂獨也。已而賊衆反，文燦棄市。是獨之能求世務，
非寂寞枯禪者比。故文章節烈之士，多賴以成就。

錢謙益空隱獨和尚塔銘云：師之深心密行，世所未知者有二。昔
者大慧言，吾雖方外，忠君愛國之心，與忠義大夫等。洪覺範論
鹿門燈公則曰孝於事師，忠於事佛，此洞上宗風也。師悲智堅密
，鑪輔宏廣，植菩提之深根，茂忠孝之芽葉，節烈文章，賴以成
就。正骨被灌命根，白蜺碧血，長留佛種，條衣應器，同歸法王
，此則內闕外現，陰翊法運者也。

陳顥菴先生讀道獨詩絕句，其一云蟻子牽磨石人笑。吾徒別有活
生機。是詩是偈宮商外。得力胸中擘竹時。其二云不堪姑息風雲
策。最後商量忠節魂。一別黃巖晚鐘寂。空林無語月黃昏。其三
云死生去就迫人間。千野玄黃戰血殷。拂子護持詩鼓舞。訶林心
動有風旛。